



呂氏春秋

第十八卷

審應覽 凡八篇

審應

重言

精諭

雜謂

淫辭

不屈

應言

具備

呂氏春秋卷十八

審應覽

審應

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故言動欲後

執其要是一篇之綱下詳引以明之

一曰。人主出聲應容。不可不審。凡主有識。言不欲先。人唱我和。人先我隨。以其出為之入。以其言為之名。取其實以責其名。則說者不敢妄言。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。孔思請行。魯君曰。天下主亦猶寡人也。將焉之。孔思對曰。蓋聞君子猶鳥也。駭則舉。魯君曰。主不肖而皆以然也。違不

蘇子曰君子擇  
君而仕猶鳥之  
審木而棲即此  
意也

肖。過不肖。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。凡鳥之  
舉也。去駭從不駭。去駭從不駭。未可知也。去駭  
從駭。則鳥曷為舉矣。孔思之對魯君也。亦過矣。  
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。夫鄭乃韓氏亾之也。  
願君之封其後也。此所謂存亾繼絕之義。君若  
封之。則大名昭矣。患之。公子食我曰。臣請往對  
之。公子食我至於魏。見魏王曰。大國命弊邑封  
鄭之後。弊邑不敢當也。弊邑為大國所患。昔出  
公之後。聲氏為晉。公拘於銅鞮。大國弗憐也。而

斷其飾非遂過  
止所謂回其出  
以為入者也

使弊邑存亾繼絕。弊邑不敢當也。魏王慙曰。固  
非寡人之志也。客請勿復言。是舉不義以行不  
義也。魏王雖無以應。韓之為不義。愈益厚也。公  
子食我之辯。適足以飾非。遂過。魏昭王問於田  
蚺曰。寡人之在東宮之時。聞先生之議曰。為聖  
易。有諸乎。田蚺對曰。臣之所舉也。昭王曰。然則  
先生聖于。田蚺對曰。未有功而知其聖也。是堯  
之知舜也。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。是市人之知  
聖也。今蚺未有功。而王問蚺曰。若聖乎。敢問王

轉折委婉

此正虛言而不可責實處

亦其堯邪。昭王無以應。田誦之對昭王。固非曰。我知聖也耳。問曰。先生其聖乎。已因以知聖對。昭王。昭王有非其有。田誦不察。趙惠王謂公孫龍曰。寡人事偃兵。十餘年矣。而不成。兵不可偃乎。公孫龍對曰。偃兵之意。兼愛天下之心也。兼愛天下。不可以虛名為也。必有其實。今藺離石入秦。而王縞素出總。東攻齊。得城。而王加膳。置酒。秦得地。而王出總。齊亾地。而王加膳。所非兼愛之心也。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。今有人於此。

貪主態狀

言若欲在官民欲在民各欲其歸于已也

無禮慢易而求敬。阿黨不公而求令。煩號數變而求靜。暴戾貪得而求定。雖黃帝猶若困。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。民弗安。以告薄疑曰。民甚愚矣。夫聚粟也。將以為民也。其自藏之。與在於上矣。薄疑曰。不然。其在於民。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。其在於上。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。凡聽必反。諸已審。則令無不聽矣。國久則固。固則難亾。今虞夏殷周無存者。皆不知反諸已也。公子沓相周。申向說之而戰。公子沓嘗之曰。申子

申向啓公子沓  
以敬長之義能  
因人言之出以  
為人也

說我而戰。為吾相也夫。申向曰。向則不肖。雖然。公子年二十而相。見老者而使之戰。請問訛病哉。公子沓無以應。戰者不習也。使人戰者。嚴駟也。意者恭節而人猶戰。任不在貴者矣。故人雖時有自失者。猶無以易恭節。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。

### 重言

二曰。人主之言。不可不慎。高宗天子也。卽位諒闇。三年不言。卿大夫恐懼患之。高宗乃言曰。以

棹語有力

余一人正四方。余唯恐言之不類也。茲故不言。古之天子。其重言如此。故言無遺者。成王與唐叔虞燕居。授梧葉以為珪。而授唐叔虞曰。余以此封女。叔虞喜。以告周公。周公以請曰。天子其封虞邪。成王曰。余一人與虞戲也。周公對曰。臣聞之。天子無戲言。天子言。則史書之。工誦之士稱之。於是遂封叔虞于晉。周公且可謂善說矣。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。明愛弟之義。有輔王室之固。荆莊王立三年。不聽而好讒。成公賈入諫。

善喻六善悟

王曰。不穀禁諫者。今子諫何故。對曰。臣非敢諫也。願與君王讒也。王曰。胡不設不穀矣。對曰。有鳥止于南方之阜。三年不動。不飛不鳴。是何鳥也。王射之。曰。有鳥止於南方之阜。其三年不動。將以定志意也。其不飛。將以長羽翼也。其不鳴。將以覽民則也。是鳥雖無飛。飛將冲天。雖無鳴。鳴將駭人。賈出矣。不穀知之矣。明日朝。所進者五人。所退者十人。羣臣大說。荆國之衆相賀也。故詩曰。何其久也。必有以也。何其處也。必有與

轉折變刃緊緊相銜

美詞美事

痛音怡病也

也。其莊王之謂耶。成公賈之讒也。賢於太宰嚭之說也。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。而吳國為墟。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。而荆國以霸。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。謀未發而聞于國。桓公恠之。曰。與仲父謀伐莒。謀未發而聞于國。其故何也。管仲曰。國必有聖人也。桓公曰。謔。日之役者。有執蹠痛而上視者。意者其是耶。乃令復役。無得相代。少頃。東鄙牙至。管仲曰。此必是已。乃命賓者延之。而上。分級而立。管子曰。子邪言伐莒者。對曰。然

意存于中必暴  
于外因外占內  
非億度也知其  
理也所以謂之  
先覺

管仲曰。我不言伐莒。子何故言伐莒。對曰。臣聞  
君子善謀。小人善意。臣竊意之也。管仲曰。我不  
言伐莒。子何以意之。對曰。臣聞君子有三色。顯  
然善樂者。鍾鼓之色也。湫然清淨者。衰絰之色  
也。艱然克盈。手足矜者。兵革之色也。日者。臣望  
君之在臺上也。艱然克盈。手足矜者。此兵革之  
色也。君喙而不啞。所言者。莒也。君舉臂而指所  
當者。莒也。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。其唯莒乎。  
臣故言之。凡耳之聞以聲也。今不聞其聲。而以

此誠而明者也  
正審應之要

題曰精論誠有  
味乎其言之也

其容與臂。是東鄙牙。不以耳聽而聞也。桓公管  
仲唯善匿。弗能隱矣。故聖人聽於無聲。視於無  
形。詹何。田子方。老聃是也。

### 精論

三曰。聖人相論。不待言。有先言言者也。海上之  
人有好蜻者。每居海上。從蜻游。蜻之至者。百數  
而不止。前後左右盡蜻也。終日玩之。而不去。其  
父告之曰。聞蜻皆從女居。取而來。吾將玩之。明  
日之海上。而蜻無至者矣。勝書說周公旦曰。廷

此即海鷗忘機  
之說



只此二句收何  
等古徒

小人衆。徐言則不聞。疾言則人知之。徐言乎。疾言乎。周公旦曰。徐言。勝書曰。有事於此。而精言之。而不明。勿言之。而不成。精言乎。勿言乎。周公旦曰。勿言。故勝書能以不言說。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。此之謂不言之聽。不言之謀。不聞之事。殷雖惡。周不能疵矣。口喑不言。以精相告。紂雖多心。弗能知矣。目視於無形。耳聽於無聲。商聞雖衆。弗能窺矣。同惡同好。志皆有欲。雖爲天子。弗能離矣。孔子見溫伯雪子。不言而出。子貢曰。

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。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。何也。孔子曰。若夫人者。目擊而道存矣。不可以容聲矣。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。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。天符同也。聖人之相知。豈待言哉。白公問於孔子曰。人可與微言乎。孔子不應。白公曰。若以石投水。奚若。孔子曰。没人能取之。白公曰。若以水投水。奚若。孔子曰。淄澠之合者。易牙嘗而知之。白公曰。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。孔子曰。胡爲不可。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。白公弗

問答石水二段  
皆隱論也

此言微言不如  
不言不言又不  
如知言

二語喚醒題旨

伐莒伐衛二事  
皆不以言

得也。知謂則不以言矣。言者謂之屬也。求魚者濡。爭獸者趨。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。至為無為。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。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。齊桓公合諸侯。衛人後至。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。退朝而入。衛姬望見君。下堂再拜。請衛君之罪。桓公曰。吾與衛無故。子曷為請。對曰。妾望君之入也。足高氣彊。有伐國之志也。見妾而有動色。伐衛也。明日君朝。揖管仲而進之。管仲曰。君舍衛乎。公曰。仲父安識之。管仲曰。君之揖朝。

晴夜燭燎一語  
奇妙  
前後四章皆說  
不言而喻之事  
人之精英自不  
可掩

也。恭而言也。徐見臣而有慙色。臣是以知之。君曰。善。仲父治外。夫人治內。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。桓公之所以匿者。不言也。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。夫人乃以行步氣志。桓公雖不言。若暗夜而燭燎也。晉襄公使人於周曰。弊邑寡君寢疾。卜以守龜。曰。三塗為祟。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。天子許之。朝禮使者。事畢。客出。莒弘謂劉康公曰。夫祈福於三塗。而受禮於天子。此柔嘉之事也。而客武色。殆有他事。願公備。

此所謂不待言而先言言者也

一篇危語更是涉世深言

毀譽成黨數句是篇中大旨

之也。劉康公乃傲戎車卒士以待之。晉果使祭  
事先。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。涉於棘津。  
襲聊阮梁蠻氏。滅三國焉。此形名不相當。聖人  
之所察也。長弘則審矣。故言不足以斷小事。唯  
知言之謂者可為。

離謂

四曰言者以諭意也。言意相離。凶也。亂國之俗。  
甚多流言。而不顧其實。務以相毀。務以相譽。毀  
譽成黨。衆口熏天。賢不肖不分。以此治國。賢主

猶惑之也。又況乎不肖者乎。惑者之患。不自以  
為惑。故惑惑之中有曉焉。冥冥之中有昭焉。亾  
國之主。不自以為惑。故與桀紂幽厲皆也。然有  
亾者。國無二道矣。鄭國多相縣以書者。子產令  
無縣書。鄧析致之。子產令無致書。鄧析倚之。令  
無窮。則鄧析應之。亦無窮矣。是必不可無辨也。  
必不可無辨。而以賞罰。其罰愈疾。其亂愈疾。此  
為國之禁也。故辨而不當理則偽。知而不當理  
則詐。詐偽之民。先王之所誅也。理也者。是非之

市井舞文之魁  
後之起滅者類  
此

宗也。洧水甚大。鄭之富人。有溺者。人得其死者。富人請贖之。其人求金甚多。以告鄧析。鄧析曰。安之人。必莫之賣矣。得死者。患之。以告鄧析。鄧析又答之曰。安之。此必無所更買矣。夫傷忠臣者。有似於此也。夫無功不得民。則以其無功不得民。傷之。有功得民。則又以其有功得民。傷之。人主之無度者。無以知此。豈不悲哉。比干。萇弘。以此死。箕子。商容。以此窮。周公。召公。以此疑。范蠡。子胥。以此流。死生存亡。安危。從此生矣。子產

此應上賢不肖  
不分賢主猶惑  
之意

治鄭。鄧析務難之。與民之有獄者。約大獄一衣。小獄襦袴。民之獻衣襦袴。而學訟者。不可勝數。以非為是。以是為非。是非無度。而可與不可。日變。所欲勝。因勝。所欲罪。因罪。鄭國大亂。民口謹譁。子產患之。於是殺鄧析而戮之。民心乃服。是非乃定。法律乃行。今世之人。多欲治其國。而莫之誅。鄧析之類。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。齊有事人者。所事有難。而弗死也。遇故人於塗。故人曰。固不死乎。對曰。然。凡事人。以為利也。死不利。故

奸臣負國醜然  
不取

極有波濤信口  
說去自然結構

不死。故人曰。子尚可以見人乎。對曰。子以死為  
顧。可以見人乎。是者數傳。不死於其君長。大不  
義也。其辭猶不可服。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。  
夫辭者。意之表也。鑒其表而棄其意。悖。故古之  
人。得其意則舍其言矣。聽言者以言觀意也。聽  
言而意不可知。其與橋言無擇。齊人有淳于髡  
者。以從說魏王。魏王辯之。約車十乘。將使之荆。  
辭而行。有以橫說魏王。魏王乃止其行。失從之  
意。又失橫之事。夫其多能。不若寡能。其有辯不

若無辯。周鼎著。倕而斲其指。先王有以見大巧  
之不可為也。

淫辭

言不根心隨聲  
附會適足以取  
敗深中策士之  
弊  
游詞也強可得  
之弱弱不可得  
之強

五曰。非辭無以相期。從辭則亂。亂辭之中。又有  
辭焉。心之謂也。言不欺心。則近之矣。凡言者以  
論心也。言心相離。而上無以參之。則下多所言。  
非所行也。所行非所言也。言行相詭。不祥莫大  
焉。空雄之遇秦。趙相與約。約曰。自今以來。秦之  
所欲為。趙助之。趙之所欲為。秦助之。居無幾何。

秦興兵攻魏。趙欲救之。秦王不說。使人讓趙王。曰。約曰。秦之所欲爲。趙助之。趙之所欲爲。秦助之。今秦欲攻魏。而趙因欲救之。此非約也。趙王以告平原君。平原君以告公孫龍。公孫龍曰。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。趙欲救之。今秦王獨不助趙。此非約也。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。深而辯。至於藏三牙。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。孔穿不應。少選辭而出。明日孔穿朝平原君。謂孔穿曰。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。孔穿曰。然。幾

能令藏三牙矣。雖然。難願得有問於君。謂藏三牙甚難。而實非也。謂藏兩牙甚易。而實是也。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。將從難而非者乎。平原君不應。明日謂公孫龍曰。公無與孔穿辯。荆柱國莊伯。令其父視曰。日在天。視其奚如。曰。正圓。視其時日當今。令謁者駕曰。無馬。令涓人取冠進上。問馬齒。圉人曰。齒十二。與牙三十。人有任臣不亡者。臣亡。莊伯決之。任者無罪。宋有澄子者。亡緇衣。求之塗。見婦人衣緇衣。援而弗舍。

公孫龍惠施等  
倡游言以惑世  
主國得亂乎

欲取其衣。曰。今者我亡緇衣。婦人曰。公雖亡緇衣。此實吾所自為也。澄子曰。子不如速與我衣。晉吾所亡者紡緇也。今子之衣禪緇也。以禪緇當紡緇。子豈不得哉。宋王謂其相唐鞅曰。寡人所殺戮者衆矣。而羣臣愈不畏。其故何也。唐鞅對曰。王之所罪。盡不善者也。罪不善。善者故為不畏。王欲羣臣之畏也。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。而時罪之。若此。則羣臣畏矣。居無幾何。宋君殺唐鞅。唐鞅之對也。不若無對。惠子為魏惠王為

法。為法已成。以示諸民人。民人皆善之。獻之惠王。惠王善之。以示翟剪。翟剪曰。善也。惠王曰。可行耶。翟剪曰。不可。惠王曰。善而不可行。何故。翟剪對曰。今舉大木者。前呼輿謗。後亦應之。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。豈無鄭衛之音哉。然不若此。其宜也。夫國亦木之大者也。

不屈

六曰。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。雖然。其應物也。辭難窮矣。辭雖窮。其為禍福猶未可知。察而以達

含蓄不盡

通篇心說惠施  
一人之事見其  
虛名惑世游辭

理明義則察為福矣。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。古者之貴善御也。以逐暴禁邪也。魏惠王謂惠子曰。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。今寡人實不若先生。願得傳國。惠子辭。王又固請曰。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。而傳之賢者。民之貪爭之心止矣。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。惠子曰。若王之言。則施不可而聽矣。王固萬乘之主也。以國與人猶尚可。今施布衣也。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。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。惠王謂惠子曰。古

惠王幸享傳國之名。惠子幸享不受之名。以為必誠也。

之有國者必賢者也。夫受下新案而賢者舜也。是欲惠子之為舜也。夫辭而賢者許由也。是惠子欲為許由也。傳而賢者堯也。是惠王欲為堯也。堯舜許由之作。非獨傳舜而由辭也。他行稱此。今無其他。而欲為堯舜許由。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鄆。齊威王幾弗受。惠子易衣變冠。乘輿而走。幾不出乎魏境。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。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。蝗螟農夫得而殺之。奚故為其害稼也。今公行多者數百乘。步者數百人。少



匡章之譏良是

強詞奪理易於  
惑人

者數十乘。步者數十人。此無耕而食者。其害稼亦甚矣。惠王曰。惠子施也。難以辭與公相應。雖然。請言其志。惠子曰。今之城者。或者操大築乎。城上。或負畚而赴乎城下。或操表掇以善晞望。若施者。其操表掇者也。使工女化而為絲。不能治絲。使大匠化而為木。不能治木。使聖人化而為農夫。不能治農夫。施而治農夫者也。公何事。比施於螻蟻乎。惠子之治魏為本。其治不治。當惠王之時。五十戰而二十敗。所殺者不可勝數。

此下斷案

莊周嘗稱惠施  
觀此獨詳

大將愛子有禽者也。大術之愚。為天下笑。得與其諱。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。圍邯鄲三年。而弗能取。士民罷潞。國家空虛。天下之兵四至。眾庶誹謗。諸侯不譽謝於翟剪。而更聽其謀。社稷乃存。名實散出。土地四削。魏國從此衰矣。仲父大名也。讓國大實也。說以不聽不信。聽而若此。不可謂工矣。不工而治。賊天下莫大焉。幸而獨聽於魏也。以賊天下為實。以治之為名。匡章之非。不亦可乎。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。惠子說之。

媚行徐行

益見惠施強辯

以疆。白圭無以應。惠子出。白圭告人曰。人有新  
取婦者。婦至。宐安矜煙。視媚行。豎子操蕉火而  
鉅。新婦曰。蕉火大鉅。入於門。門中有歛陷。新婦  
曰。塞之。將傷人之足。此非不便之家氏也。然而  
有大甚者。今惠子之遇我尚新。其說我有大甚  
者。惠子聞之曰。不然。詩曰。愷悌君子。民之父母。  
愷者大也。悌者長也。君子之德長且大者。則為  
民父母。父母之教子也。豈待久哉。何事比我於  
新婦乎。詩豈曰。愷悌新婦哉。誹汙因汙。誹辟因

辟。是誹者與所非同也。白圭曰。惠子之遇我尚  
新。其說我有大甚者。惠子聞而誹之。因自以為  
為之父母。其非有甚於白圭。亦有大甚者。

應言

七日。白圭謂惠王曰。市丘之鼎以烹鷄。多洎之  
則淡而不可食。少洎之則焦而不熟。然而視之  
螭焉美。無所可用。惠子之言。有似於此。惠子聞  
之曰。不然。使三軍饑而居鼎旁。適為之甑。則莫  
宐之。此鼎矣。白圭聞之曰。無所可用者。意者徒

言鼎大無用加  
甑則庶可用也

肉汁曰洎

加其醜邪。白圭之論自悖。其少魏王大甚。以惠子之言。螭焉美。無所可用。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。爲仲父也。是以言無所用者。爲美也。公孫龍說燕昭王。以偃兵。昭王曰。甚善。寡人願與客計之。公孫龍曰。竊意大王之弗爲也。王曰。何故。公孫龍曰。日者大王欲破齊。諸天下之士。其欲破齊者。太王盡養之。知齊之險阻。要塞。君臣之際者。大王盡養之。雖知而弗欲破者。大王猶若弗養。其卒果破齊。以爲功。今大王曰。我甚取偃

逐段俱是言餽之法。衆狙之感。于狙公也。

兵。諸侯之士。在大王之本朝者。盡善用兵者也。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。王無以應。司馬喜難墨者師。於中山王前。以非攻。曰。先王之所術。非攻。夫墨者師曰。然。曰。今王興兵而攻燕。先生將非王乎。墨者師對曰。然。則相國是攻之乎。司馬喜曰。然。墨者師曰。今趙興兵而攻中山。相國將是之乎。司馬喜無以應。路說謂周頗曰。公不愛趙。天下必從。周頗曰。固欲天下之從也。天下從。則秦利也。路說應之曰。然。則公欲秦之利。夫周

頗曰。欲之。路說曰。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。魏令孟卬。割絳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。王喜。令起賈爲孟卬求司徒於魏王。魏王不說。應起賈曰。卬。寡人之臣也。寡人寧以臧爲司徒。無用卬。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。起賈出遇孟卬於廷。曰。公之事何如。起賈曰。公甚賤於公之主。公之主曰。寧用臧爲司徒。無用公。孟卬入見。謂魏王曰。秦客何言。王曰。求以女爲司徒。孟卬曰。王應之。謂何。王曰。寧以臧。無用卬也。孟卬太息曰。宜矣。

王之制於秦也。王何疑。秦之善臣也。以絳窳安邑令。負牛書與秦。猶乃善牛也。卬雖不肖。獨不如牛乎。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。曰。視卬如身。是重臣也。令二輕臣也。令臣責卬。雖賢固能乎。居三日。魏王乃聽起賈。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。爲有益也。今割國之錙錘矣。而因得大官。且何地以給之。大官人臣之所欲也。孟卬令秦得其所。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。欲責以償矣。尚有何責。魏雖疆。猶不能責。無責。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。

叙有波瀾節奏  
孟卬一時情事  
宛然

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

孟卬爲司徒。以棄其責。則拙也。秦王立帝。宜陽令許綰誕魏王。魏王將入秦。魏敬謂王曰。以河內。孰與梁重。王曰。梁重。又曰。梁孰與身重。王曰。身重。又曰。若使秦求河內。則王將與之乎。王曰。弗與也。魏敬曰。河內三論之下也。身三論之上也。秦索其下。而王弗聽。索其上。而王聽之。臣竊不取也。王曰。甚然。乃輒輟行。秦雖大勝於長平。三年。然後決士民。倦糧食。當此時也。兩周全。其北存魏。舉陶削衛。地方六百。有之勢是。而入大

蚤。奚待於魏敬之說也。夫未可以入而入。其患有將。可以入而入。其患有將。可以入而不入。入與不入之時。不可不熟論也。

具備

八曰。今有羿蠡蒙。繁弱於此。而無弦。則必不能中也。直論中非獨弦也。而弦爲弓中之具也。夫立功名。亦有具。不得其具。賢雖過湯武。則勞而無功矣。湯嘗約於鄆。薄矣。武王嘗窮於畢程矣。伊尹嘗居於庖厨矣。太公嘗隱於釣魚矣。賢非衰也。

所貴于騏驥者。必至也。繫其足。則駕馬先之矣。所勇于孟賁者。必敵也。縛其手。則女子勝之矣。故自古英雄。功幾垂成。而卒以掣肘敗者。往往

也

子賤請二吏以  
行而回以黜喻  
卒之化行亶父  
雖其備先得哉  
要亦見之明耳

智非愚也。皆無其具也。故凡立功名。雖賢必有其具。然後可成。宓子賤治亶父。恐魯君之聽說人。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。將辭而行。請近吏二人於魯君。與之俱。至於亶父。邑吏皆朝。宓子賤令吏二人書。吏方將書。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。吏書之不善。則宓子賤為之怒。吏甚患之。辭而請歸。宓子賤曰。子之書甚不善。子勉歸矣。二吏歸報於君曰。宓子不可為書。君曰。何故。吏對曰。宓子使臣書。而時掣搖臣之肘。書惡而有甚

怒。吏皆笑宓子。此臣所以辭而去也。魯君太息而歎曰。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。寡人之亂子。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。必數有之矣。微二人寡人幾過。遂發所愛而令之。亶父告宓子曰。自今以來。亶父非寡人之有也。子之有也。有便於亶父者。子決為之矣。五歲而言其要。宓子敬諾。乃得行其術於亶父。三年。巫馬期短褐衣弊裘。而往觀化於亶父。見夜漁者。得則舍之。巫馬期問焉。曰。漁為得也。今子得而舍之。何也。封曰。宓

機心未動則鷗  
鳥不飛仁意既  
孚則虎口不噬  
皆誠動故也

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。所舍者小魚也。巫馬期  
歸告。孔子曰。宓子之德至矣。使民聞行。若有嚴  
刑於旁。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。孔子曰。丘嘗與  
之言曰。誠乎此者。刑乎彼。宓子必行此術於亶  
父也。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。魯君後得之也。魯  
君後得之者。宓子先有其備也。先有其備。豈遽  
必哉。此魯君之賢也。三月嬰兒。軒冕在前。弗知  
欲也。斧越在後。弗知惡也。慈母之愛諭焉。誠也。  
故誠有誠。乃合於情。精有精。乃通於天。乃通於

詳論

二語脫胎

天。水。木。石。之。性。皆。可。動。也。又。况。於。有。血。氣。者。乎。  
故。凡。說。於。治。之。務。莫。若。誠。聽。言。哀。者。不。若。見。其。  
哭。也。聽。言。怒。者。不。若。見。其。鬪。也。說。與。治。不。誠。其。  
動。人。心。不。神。





